震澤紀聞

震澤紀聞卷下

吳郡王　鏊濟之輯

萬安

安蜀之眉山人長身魁顏眉目如刻畫外寬然長者內深次骨初戊辰進士在翰林者類自爲黨惟安無所交李泰者中官養子也安專與相結內閣缺人且用泰泰推安曰子先爲之我不患不至故安先入未幾泰暴死安無學術旣居

樞要日以請託取賄爲事深結諸閹爲內援時昭德寵冠後宮安認爲同宗表裏用事入目爲二萬每科以門下士爲主司皆有關節子姪甥婿無不登第者與劉珝劉吉同在內閣珝狂躁吉陰險皆爲天下所輕昭德方恣橫好奇玩中外嗜進者結宦豎進寶貨則降旨與官謂之傳奉以是府庫空竭爵賞猥濫三人者不出一語正救時有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之謠安曰

與翀爭權其門下士至不得相往來吏部尚書尹旻都御史王越與翀皆北人爲一黨安與學士彭華等爲一黨互相傾詆又以計陷旻逮其子侍講龍杖於午門前父子皆罷去山東人在朝者逐之一空有倪進賢者徽州人少無行而安與爲密遐爲庶吉士擢御史出入房闥習爲繆毒之術穢聲彰聞時翀子鎡亦狎一妓潛通往來外頗有聚麀之謗鎡之挾妓也飲于牡丹

亭里人趙賓者工於詞曲戲作劉公子賞牡丹亭記或以告安遂達于禁廷時　上好新音教坊日進院本以新事爲奇一日中使忽至賓家索牡丹亭記賓不在明日以獻旋加粉飾增入聚麀之事陳於　上前　上大怒翊用是去位

憲宗晏駕內豎於宮中得疏一小篋皆房中術也署曰臣安進太監懷恩攜至閣下出示安曰是大臣所爲乎安慚汗不能出一語已而言

官交章劾之有心如九曲黄河面似千層鐵甲之語時人傳以為笑恩以其疏至內閣令人讀之安跪而䟽䟽而復跪恩令摘其牙牌曰請出矣安惶遽奔出索馬歸第上章乞罷許之初安久在內閣不去人或微諷之荅曰安惟以死報國既黜免猶於道中夜看三台星冀復用也安貪賄至鉅萬萬去時遺一菜甕皆銀也買其宅者於窖中得千金及安死妾媵子婦懷以奔太

家無餘者

時優人頗用事當道者或結之以毀譽人一日優戲於　上前唱曰七千兵散楚歌聲一人擊其首曰項王八千子弟今曰七千那一千何處去了應曰往保國公家做工蓋傾保國也又一日進曰天有兩月一人擊之曰月一而已安得有兩應曰內有陳鉞外有王鉞豈非兩月乎蓋皆有陰涘之者

孟密

初安南之北雲南之南爲八百車里老撾木邦諸夷有孟密者舊屬木邦木邦有女名囊罕弄嫁之孟密其父愛之盡以寶井滕焉孟密以是日富强與木邦相攻兩家俱訟于朝孟密以寶貨賂二萬自兵部諸津要多受其賄者安草敕遣都御史程宗往按其事有可分分之語宗覆奏如安指於是孟密得立爲安撫司宗盡以所

侵木邦地界之而木邦勢寖弱反出其下雲南之患繇此起至今為梗云

懷恩

林俊之劾梁芳繼曉也下之詔獄 上怒甚事且不測恩為司禮太監叩頭爭曰不可自古未聞有殺諫官者我 太祖 太宗皆容納直言以致盛治今欲殺諫官將失百官心將失天下心臣不敢奉詔 上大怒曰汝與俊合謀訕我

不然彼安知宮中事舉所御硯擲之恩以首承
硯不中復怒仆其几恩免冠伏地號泣曰不能
復事陛下矣　上命左右扶出至東華門恩使
謂鎮撫司典詔獄者曰若等諂梁芳合謀傾俊
俊亡若等不得獨生徑歸臥家曰中風矣不復
起視事　上無如之何命醫治疾使者勞問旁
午於道俊得不死時以星變黜傳奉官御馬太
監張敏請于　上獨馬房傳奉者如故敏詣恩

號白之恩不為禮大言曰今日星變專為我曹壞國法也外臣何能為令甫欲正法汝又壞之他日天雷擊汝首矣指其坐曰吾不能居此汝來居之汝一家盡據要地又欲居吾位乎敏素貴驕又老輩也聞其言陰喝不能對歸家一夕憤恨欬章瑾以寶石進謀為錦衣鎮撫命恩傳旨恩曰鎮撫掌詔獄武臣之極選也奈何以貨得之　上曰汝違我命乎恩曰臣非敢違命懼

違法也乃命覃昌傳之恩曰儻外廷有諫者吾言尚可行也以諷兵部尚書俞子俊曰第執奏吾從中贊之俞謝不敢恩歎曰吾固知外廷無人也時都御史王恕屢上疏論事言甚切直恩每見則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力左右之卒免于禍及弘治初言路大開論事者過激或指中人爲刀鋸之餘覃昌大怒恩曰彼言是也吾儕本刑餘之人又何怒焉

梁芳韋興

祕內帑積金十窖窖凡若干萬纍纍朝儲之以備邊圉緩急未嘗輕費景泰末頗事奢靡　英宗在南內聞之歎曰累世之積其盡乎甫復位即往視之則僅缺其一角耳旋節他費補完之成化中梁芳韋興等作奇技淫巧禱祠宮觀寶石之事興於是十窖皆罄懸　上一日指示芳等曰帑藏之空皆爾二人為之興懼不敢言芳

仰曰臣爲陛下造齊天之福何爲虛費罔數三官廟顯靈宮之類曰此皆陛下齊天之福也上不懌起曰吾已矣不與汝計後人必有與汝計者 上指謂 東宮也芳退而懼寢食俱廢時 上鍾愛興王或爲芳謀曰盍說昭德勸上廢太子改立興王是昭德無子而有子興王無國而有國也如此可常保富貴豈直免禍哉芳大以爲然卽言於昭德使以諷 上上且許

之曰此事只在懷恩間召恩微示以意恩免冠叩首曰奴死不敢從寧陛下殺恩無使天下之人殺恩也伏地哭不起　上不懌而罷恩退閉門不出詔往鳳陽守陵恩去次及覃昌昌曰以懷公之識量尚不能支我何能爲憂不知所出或爲之謀曰易儲當有詔詔必出內閣不如謀之諸閣老使分其責昌以爲然於是以　上命人賜金一篋乃詣閣下言之萬安劉吉皆嘿不

對　上又質責昌昌無所容屢欲自剄死會秦山震內臺奏曰泰山東嶽應在東朝得喜乃解　上曰彼亦應天變乎曰陛下猶上帝東朝上帝之子也何謂無應　上首肯始議爲　東宮選妃不復及易儲事矣

湯鼐

鼐字用之壽州人爲人伉爽豪邁喜爲大言弘治初以御史出郊焉詣內閣會赦時萬安劉吉

尹直執政迎謂鼐曰近者下詔書開言路褁面不欲吾等扶持言官始加此條耳鼐久欲劾三人而無緜退即上疏言人臣之義善則稱君過則歸已今安等歸過於上而進臣以扶持之說其曰褁面者不知何謂謂朝廷耶謂內臣耶乞究所指且言三人貪冒無恥迷國罔上之罪疏奏俟命數日未報忽召入諸中官皆在令跪鼐曰令鼐跪者奉旨耶太監命耶曰奉旨鼐始跪

乃宣旨曰若疏留中不出可歸矣應大聲曰臣所言者乃國家大事何以留中拍地指天曰不出疏且復上因歷問諸中官姓名曰將併論之中官皆失氣稍稍引退應由是意得甚每見客輒自誇其疏印馬所至郡縣輒曰見吾疏否則出示之旣又劾諸大臣時侍郎張悅都御史馬文升皆有時望應歷詆之宣言於朝曰吾又將劾某某應嘗薦王恕至是亦加貶議曰我蚤知

其如此何用薦之會萬安尹直皆去劉吉爲首相深忌鼐日伺其過鼐方與李文祥等十餘人日夜號呼飲酒高自標榜以文祥爲先鋒鼐爲大將其餘皆有名目倜然以天下爲無人時魏璋爲御史有名吉使其客徐鵬啗璋曰能去鼐即擢爲都御史璋乃草奏以陳景隆爲首共論鼐狂妄劾鼐上疏直聲動天下壽州守劉槩貽之書云嘗夢一老人牽牛將入水公引之而上

牛近國姓涉水者瀕於危也引之而上賴公復安矣因餽白金爲壽𤕤得書甚悅客至輙出以示焉瑋因以此劾之詔捕𤕤與槩俱下獄時文升在都察院與吉相比欲擬妖言惑衆罪炊舉朝汹汹無敢論捄者徐溥曰豈可使朝廷有殺諫臣之名自吾輩始怨亦力捄之吉意稍解乃謫戍甘肅其後有赦輙不得與及謝遷在内閣乃得放歸歸家數年疎狂猶故也吉深德魏瑋

大理丞缺將以瑋爲之恕固執不可瑋竟外補
怏怏發病死

徐溥

溥宜興人在翰林不以文學名及在内閣承劉
吉恣威福報私怨之後溥一以安靖調和中外
海内寧平行政不必出於己惟其是用人不必
出於己惟其賢時稱休休有大臣之度溥嘗希
范仲淹作義田以贍其宗族其子不肖多奪鄉

入田以給之濬没未久爭訟紛紜

丘濬

濬瓊州人問學該洽尤熟於國家典故議論高奇務於矯俗能以辨博濟其說亦自恃老故對人語袞袞不休無敢難者論秦檜曰宋家至是亦不得不與虜和南宋再造檜之力也論范文正則以爲生事論岳飛則以爲未必能恢復其最得者絕元不與正統論許衡不當仕元亦前

人所未發也好著述雖老手不釋書性剛褊不苟取恬於仕進年七十猶滯國學意不能無少望　孝宗即位進大學衍義補陞尚書時李廣有寵於　上濬因之得入內閣每事欲有所紛更衆不謂善也嘗與劉健爭至脫帽投地時王恕有重望於天下濬每憎之會御醫劉文泰誣奏恕或謂濬嗾之也以是尤爲衆所貶

吳寬謝遷

成化弘治間翰林聲望最重者吳寬次則謝遷兩人皆狀元及第儀幹修整寬溫粹含弘遷明暢亮直寬詩文俱有古意遷亦亞之故一時竝有公輔之望及丘文莊卒寬適以憂去遷時亦居憂服將闋遂用遷入內閣十餘年間號能持正不失為賢相寬遂逗遛終不獲用人頗為不平而寬處之裕如也惟遷亦以先之為不安時劉健為首相遷數言寬當入閣健曰待我去用

之他日又以為言又曰待我去用之遷爭之不得至聲色俱厲曰吾豈私於寬耶顧寬之科第先於予年齒先於予聞望先於予越次在此吾心懸焉故言之而公終不入何耶健但笑而已其後天變輔臣皆上章求退遷求去不得復上疏舉寬及鏊自代健大不悅宣言於內以遷為主黨也

葉元

弘治中外戚張氏貴震天下多豪奪民田時高郵有腴田寺以獻遂遣官較往按之自巡撫以下皆順旨時元為揚州府同知獨拒不聽使者從百人擁至元廳事厲聲詰責元怒命左右縛其下十餘人縶之獄同官諫曰禍其至矣元曰吾為怨若為德可也同官乃釋之其後元考績至京以事出張遣官較圍其舍箠擊其從人有幾死者或謂元盍少避之元曰避將安往乃還

入通政司大呼曰皇親家殺人時高錄爲通政使張姻家也聞之避不出通政王敞出問曰若何爲者元具言其故曰吾不敢出此地乞紙筆爲疏上聞高錄出罵曰若乃敢與皇親爲敵元不顧敞慰遣之出不至舍就所親家草疏吏部馬尚書聞而召之元曰吾生矣乃往見馬公問故曰何至此遣人送之歸曰有官較在若與偕來元至舍則官較悉遁去矣元乃得免時又有

錢某者爲興濟令興濟者　中宮家所在也令初至官閱獄囚問何罪曰皆皇親家所繫也曰吾縣獄豈皇親家獄乎悉解遣之張家人群至縣署詬罵令欲縛之乃散去大監李興以　中宮命來督工役行且被旨云興濟吾所生地不得動其一草一木令已知之興至數日令不往見興大怒使人捕執令令集民兵數百於門戒曰彼好言若等勿動即欲笞我若等亟入奪之

無爲所辱乃入見興盛氣待之令從容曰太監當今貴人權傾天下於摧辱一令何有顧事須明白願卒聞令所以得罪者興愈怒令又言太監左右百人耳余令以千人自從即相擊勝負未可豫言也且　中宮旨云不得動一草一木太監治工余治民無事不敢見何用得罪乎興無如之何麾之出竟事不擾民其後有親王之國過興濟令入拜王曰賢哉令也　上亦知若

若知其故乎由李興言耳乃知李興猶能不廢

公論也

劉瑾

劉瑾陝西興平人本姓淡景泰間自宮入掖庭

冒姓劉少狡獪頗識字書略知古今特利口傷

人稱爲利嘴劉成化中好教坊戲劇瑾領其事

得幸弘治初擯茂陵司香及　東宮立妙選內

外侍臣瑾因李廣薦得與其選　上即位之初

瑾與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丘聚魏彬等八人者日侍　上游燕太監蕭敬諫曰梓宮在殯鐘皷之聲日聞于外殆于不可他日內閣將進講有內豎持書投劉健未及視也罷講閱之乃言八人導　上游戲大臣胡不諫然莫知所從來健等因以其書進冀有所感悟　上大怒曰究其主名健等無以對八人者曰必蕭敬爲之也於是逐敬已而言官交章論劾八人　上皆

不納及大臣韓文等伏闕上疏切諫　上驚至泣下不食司禮監官日至內閣議健與謝遷固爭欲執八人者下之理不聽乃召諸大臣入時未測　上意諸大臣皆惴恐文意亦不能無動屬鏊往內閣問焉健謂鏊曰吾輩累日爭之事什八九濟矣語諸公努力無但已也至左順門太監李榮出宣旨曰卿等勸早朝則從罷宴樂則從惟八人者不可去吾少而狎焉長而習焉

榮辭色甚厲時　上令左右親信詗覘衆相顧
未敢發言鰲乃言曰今日之事特為八人八人
不去亂本何由而除榮搖首曰王公無多言鰲
復曰今海內民窮盜起水旱相仍天災地變極
矣滿朝大臣抗疏不能去此輩群小天下何由
得治良久榮色始降曰公等言是姑退矣王岳
范亨徐志三人者皆內侍之良也岳嘗與東廠
尤剛厲疾惡是日偕見　上言不去八人滿朝

洶洶變且作　上乃命執以付外岳欲即如詔
徐志曰日暮矣須明旦爲之丘聚出自李榮榮
泄其語于聚於是八人者環泣　上前言岳等
與大臣通謀大臣之疏岳等使爲之也是夜有
旨出岳等三人于南京八人者咸自署要地瑾
司禮監永與丘聚東廠大用西廠尋矯詔追岳
等及於臨清岳亨賜自盡笞擊徐志折其臂矜
中人患言官攻之急或言方今文臣失盛如之

何瑾奮曰使瑾入司禮可使科道結舌文臣拱手於是共推瑾典政瑾旣執權日以摧挫縉紳爲事健遷賜罷文等亦旋得罪去又下敕數諸臣之罪以爲黨比罷黜者數十人兩京臺省爲空多遣官較四出詗事郎中張瑋按察副使姚祥尚寶崔巖皆以公事乘肩輿瑾令荷較于道以示衆自後文臣少忤意輒械繫之言官論事輒傳旨杖之午門往往有死者於是言路塞矣

瑾恣韓文以微事逮致詔獄必欲寘之死百僚
振恐莫敢爲言一日朝罷有遺籍于庭言瑾擅
威福扶安王偉清愼文等無罪其籍在御街東
疑文臣之爲也自大臣及翰林外皆令跪赤日
中暍死者數人搜索至暮入獄死者又數人卒
無驗　上手其籍曰汝謂賢吾故不用汝謂不
賢吾今用之於是任瑾之意益尊扶安等皆斥
南京然文竟以是得免于死云有孫聰者瑾之

姪婿張文冕者松江人皆故市井無賴張綵者華昌人庚戌進士傾巧善佞瑾悅之自文選郎中一再遷至吏部尚書三人益爲瑾心腹與其密謀楊玉曹雄毛倫等爲之爪牙分布中外李榮雖位在瑾上主畫諾而已既乃併榮去之瑾遂爲首劾天下奏疏入至御前發視無疑者付各部有應處分者送內閣是時　上不親萬幾政無巨細悉由瑾專決每即私家與聰文冕等

議擬旨付外令交兵二部凡進退文武官必先
白瑾有今日陞遷明日謝禮輕𠢕遂遭降黜者
賄賂旋通又即起用或不由吏部推選徑從內
批與官或於別疏批出選法大壞故事京官六
年外官三年乃一考察瑾始令吏部得非時考
察因而取賂又以天下巡撫兵備官冗濫罷之
增置巡鹽捕盜查盤諸使縱橫四出令閱視庫
藏羨餘悉輸京師大半入瑾之家內外諸司以

公事差遣及朝覲考績至京者皆令納賄少不如意即中以危法于是天下之貨爭集其門自劉宇以萬金行賂是後皆效之千金者不復留視凡巡撫巡按取之郡縣郡縣取之民曰吾以投吾亦不以爲恥人亦不以爲怪亦有借璽爲名以自封殖者而天下廉耻掃地矣宇及焦芳竝阿附用事芳欲進其子黃中宇欲進其子仁乃以擴充政務爲名斥翰林諸臣皆調補他官

黃中仁因蹤等進秩諸嘗於瑾有舊恩及鄉里姻戚多不次得美遷或自郡守數月而至尚書前此未有也政令率以已意紛更月異歲改科禁煩憯吏民搖手觸犯自法司及錦衣獄繫囚常滿罪無輕重輒被首木編戍炊者相望於道刑官持議少齟齬即得重遣凡文武官有罪則罰米輸邊動至數百千石邊儲浥爛者皆追逮主守責償往往破家殺身官較所至邏察大抵

誣飾成罪江西俗以龍船競渡邏者以爲不法遂籍其家都御史錢鉞王嵩通政强珍尚書秦紘侍郎黄景家俱被籍没天下人人震竦縉紳重足屏氣有御史某至淮上索貨自贖不得自刎死給事中許天錫以言事切直自慮及禍一夕縊死致仕尚書許進馬文升皆以憂卒劉大夏自孝宗朝被知遇瑾尤疾之坐以激變土官岑氏將寘極典有救之者乃得免謫戍寧夏平

江伯陳熊廉靖自守瑾誣以贓罪罪至奴奪其
誥劵成海南其餘大臣以非罪黜免且奴者甚
衆江西寧王府護衛先朝削去瑾受其重賂聽
令復舊實階反逆之禍瑾欲重中人之權敕令
鎮守者得受訟理政所在放恣貪殘加以官吏
承風上下漁奪民不堪命盜賊始起韓福者陝
人奴事瑾驟歷華要嘗賑濟湖廣侵盜銀累巨
萬以奉瑾福所得亦不貲瑾又以按屯田爲名

遣福等詣各邊丈量起科侵削誅求急疾如火於是遼東錦義二城相率作亂毆逐守臣繼而寧夏指揮何錦等推安化王寘鐇爲主殺巡撫都御史安惟學鎮守太監李增及勘官大理少卿周東移檄數瑾罪惡瑾匿不以聞然亦惶遽錯愕乃始從諸司議下赦寬恤中外人心稍安命張永督師討之未至而何錦等就擒瑾復侈然自肆方以出奇制勝爲巳功諛者從臾之云

且有異典之封又以赦文非出已意一切欲反
之時馬永成等皆瑾故等夷以瑾專恣積不能
平而張永尤與瑾不相中瑾特忌之永旋師
上迎之東華門覺其色慘沮慰勞備至是日設
宴永與馬永成奔入內見 上而泣因出疏于
懷極論其罪 上猶未信曰若等罷矣且飲酒
永曰永離此一步不復得見陛下矣瑾必殺臣
上問何為永言瑾欲取天下 上曰任彼取

之永曰瑾取天下置陛下于何地　上悟乃命
罷宴是夜　上與永等掩至其家瑾出迎　上
怒罵曰奴乃欲反耶瑾猶以為戲　上拳之蹴
之永等陽勸解乃縛之明日始暴其罪中外且
驚且喜詔降為奉御安置鳳陽搜其家得偽造
符璽及衣甲弓弩諸反具命廷臣會鞫于午門
瑾大言曰滿朝公卿皆出吾門誰敢問者衆聞
之為辟易駙馬都尉蔡震獨曰吾得問汝吾不

出汝門也瑾曰汝不嘗為我罷領將軍乎（故事上直諸將軍以駙馬都尉一人領之）震曰此樊凱非我也使人批其頰曰公卿皆朝廷所用云何由汝且汝藏甲將何為曰吾以衛 上也震曰然則何不貯之公所而藏之私家乎瑾語塞初瑾聞鳳陽之命曰猶不失為富太監也及見獄詞押字乃始驚泣咼于市三日都人鼓舞稱慶兒童婦女亦以瓦石奮擊爭買其肉啖之自是天下始有更生之

望而山東河南北楚蜀羣盜縱橫皆瑾之餘烈也籍其家得金寶巨萬萬其黨與皆伏誅

彬瑾雖暴橫然猶貌敬正士聞善言亦納其後威權日盛一時正人屏逐殆盡羣小諛佞惟其所爲瑾見中外無敢逆者於是始有邪謀矣張綵之昵於瑾也言無不從瑾嘗與綵語忽泫然垂泣曰始余與永成等八人患外臣之籍吾輩也推余始當之余以身徇天下

摧折文臣志亦遂矣今諸人晏然饗其成而天下之怨皆集于余余未知所稅駕也奈何綵曰無傷也因辟左右言今　上未有儲嗣勢必宗室代立若立長且賢則公受禍矣不如援立幼弱者嗣位之後惟公所爲則可長保富貴復何慮哉璡大以爲然自是數召與謀一日忽變計曰無以宗室爲也吾欲自立耳綵不可璡怒以茗盌擲其面曰汝不從今

先斬汝首矣綵懼從之於是定計以毛倫等爲外應期某日舉事綵曰不如十五日良會張永旋師至涿州將入見瑾傳詔托以日不吉令至十六日入欲俟僭位併擒之也有李千戶者知其謀奔告于永永曰事急矣不待召而入遂發其事瑾被刑之日猶曰誤我者張綵也此說未悉虛實又瑾出入雖冬月猶持團扇以貂皮飾之或謂中藏利刃將以謀

大逆也亦略見於瑾獄詞云

趙風子

趙風子者名鐩霸州文安縣生員也正德六年群盜劉六劉七齊彥明等率衆萬餘攻掠文安鐩與家人避賊立水中賊刼其妻將汚之鐩與之鬭傷二賊爲劉六劉七所擒因降爲盜久之劉六等議中分其衆鐩與楊虎邢老虎劉三爲偶推虎爲主遂破興濟攻滄州不克破東光擒

其縣令已而釋之都御史馬中錫邊憲遣人招之不聽撫轉劫濟寧張秋新河南宮棗強諸縣至景州遇總兵馮安軍與戰其衆被擒斬千餘人奔至小灘河又遇田都司兵殺官軍七十餘人擒其指揮趙文翌日釋之至蒙山遇副總兵李瑾軍敗之得其神器甲冑百餘及蟒龍衣楊虎因自衣之往來濟南東昌兗州登萊諸郡縣所過焚刼及虜掠婦女不可勝計群盜管四馬

武張通等皆來歸附其勢益熾攻破靈山衛及日照諸縣至宿遷淮安太守劉祥率兵與戰而潰溺水死者無算祥亦被擒旋縱還之渡河擒高郵指揮陳鵬攻靈璧縣知縣陳伯安出戰擒之攻宿州城不能破焚其西關陳伯安不屈劉三欲殺之鐩勸止乃捨之又攻虹永城夏邑虞城諸縣擒虞城縣令釋之破歸德州守備萬都司率衆追至亳州武平衛指揮石堅率軍千人

僧兵三百人邀之與戰殺僧兵七十餘人至白龍王廟小黃河渡潁州官軍對岸立營楊虎不勝憤率壯士七人奪船渡河官軍亂以土石擊之覆其舟虎死焉鐩等乃立劉三爲首更名劉惠由龍江渡河至太和縣副總兵白玉率兵至劉三以五百人與之戰殺官軍一千五百餘人得甲冑槍刀二千餘神罷七十餘攻沈丘縣縣先塞其城鐩等抉破之而入殺都司王保及軍

民千餘人官吏望風逃散又破鹿邑縣擒其守城千戶李茂等二百餘人有陳翰者自稱主事請爲劉三子新蔡縣致仕知府張什率生員耆老具金銀器綵幣饋賊求免攻刼救一城生靈劉三許之鐩見勢日盛與陳翰甯龍謀兵無主統必亂於是劉三稱奉天征討大元帥鐩更名懐忠稱副元帥小張永先軍都督管四後軍都督劉資左軍都督馬武右軍都督邢老虎中軍

都督陳潮為侍謀軍國元帥長史其餘各有名號分五十八營以應列宿各樹大旗為號又置金旗二大書虎賁三千直搗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混沌之天又造鈞牌令所至官吏修理道路橋梁備糧草給軍迎降者秋毫無犯拒敵者寸草不遺攻上蔡縣知縣霍恩指揮李　拒守賊破其城斬霍知縣梟其首至商水縣縣令迎降至西平縣縣令王　拒敵被擒罵不絕口

賊支解之破舞陽縣劫庫釋囚中有僧德靜自
言爲唐王宫人所生因留之至葉縣擒其縣令
學官釋之爲衆賊所殺攻襄城居民納銀及馬
乃斂兵而過攻鈞州不下陳翰聲言欲屠城鐩
以故馬尚書家在閿中去之至郟城將入民獻
馬乃止破寶豐縣僉事孫螢遣人齎黃榜招撫
之鐩復書云群姦在朝舞弄威權濁亂海內誅
殺諫臣屏斥元老乞　皇上獨斷梟群姦之首

以謝天下斬臣首以謝群姦營中見榜逃去者百餘人賊有虜縣令妻子者鎚殺之破裕州殺都指揮詹濟同知郁釆御史任某及城中男女數千人唐王遣人謂之曰德靜非我子任若等殺之至唐縣西門立營閱視其衆至十三萬五千分兵轉掠襄陽樊城隨州新野攻唐縣城積二十八日不下那老虎病死鎚等聞援兵將至乃舍之而去破泌陽及確山遂平諸縣至西平

縣與官軍對敵大敗死者二千餘人奔至鄢陵破其城轉掠滎陽汜水鞏縣至偃師遇姚總兵軍夾河而陣鐩帥衆過之官軍奔散殺毛葫蘆軍百餘人至河南府遇榆林官軍迎戰賊大敗總兵馮禎亦爲賊所殺至汝寧遇湖廣土軍迎敵殺土軍數十人駐朱臯鎮官軍分布追襲過河賊黨晝夜奔走於道散亡者甚衆至六安州官軍追至賊衆被殺數百人至定遠縣又被殺

四千餘人復至六安劉三率衆萬餘人往商城
鎹意欲遁還文安適管四張通率衆二千餘人
來歸遂至潁州楊虎故所部廸郎者亦以二千
餘人歸之至鳳陽投書於叢都御史約歸款不
果遂自宿州至徐州復還商城囙始屢與官軍
戰皆敗餘黨分迸入湖廣河南境上多被擒殺
陳翰降於伲總兵劉三被射火鎹知事不成逃
至應山縣奪一僧度牒自髠其髮欲投江西賊

拜船將渡遇武昌軍人趙成等擒之伏誅

李東陽

東陽其先湖廣之茶陵人以戎籍隸京師生有異質五六歲即能運筆作大字時稱神童景皇帝召至文華殿給紙筆觀其書令入順天府學肄業中甲申進士高等入翰林爲庶吉士字畫遒美詩詞清麗盛有時名作爲詩文殆遍天下然以貌寢好詠諧不爲時宰所重歷官侍講

學士年資寖深吏部擬陞禮部侍郎詔不用時陸簡張昇皆以淹滯求進甚急於是三人合謀自內傳旨各進官東陽特管誥勑誥勑官自二主後久不設至是復爲東陽設蓋爲入閣之階云歲乙卯遂與謝遷同被命入閣一時制誥多出其手修會典通鑑纂要義例亦多所裁定東陽以文學負大名性善因事彌縫將順又能以術牢籠士類使出門下士之有才藝而好名者

多歸之朝有美政則爲揚於外曰非西涯不能
爲有不當則曰西涯爭之不能得（西涯者東陽別號）正
德初諸大臣叩闕欲去孌倖八人中官以　上
命日至閣議可否劉謝爭之彊忤旨皆去位而
東陽噤無一言遂獨被留劉瑾初得政亦不滿
之必欲其去鰲等固留之乃止瑾猶不能平乃
出其所修纂要示朝臣曰惡用是爲當時執政
欲援引私人假此爲名耳又屬文華殿待直諸

人使指摘疵謬以是大困曰吾智力俱竭矣謀之焦芳芳爲言於張綵綵爲納款于瑾稍得自安自是一意奉瑾每四方奏疏入將批答必先問曰上面意云何有重大事難處者令堂後官抱至河下問瑾（河下者瑾所居也）得瑾肯然後下筆于是瑾大悅焉瑾每有疏東陽輒優爲答詔最後有曰且將有殊等之封中外駭曰其加九錫乎及鏊去位東陽留自若瑾敗亦自若於是始不

爲公論所容礽管誥勑其鄉人大理評事李承芳者怒其進不以正誓不復登其門及是南京吏部侍郎羅玘其所取士也曰吾不復爲公門下士矣貽之書略曰大事旣無所措手不俟終日此言非歟彼朝夕勸公依依者皆爲其身謀也不知乃公身集百詬百世之後史册書之此輩能救之乎宜濬思鄙言痛劃舊志勇而從之不然請先削玘門牆之籍東陽得書甚慙然猶

不退御史張芹劾之曰使逆瑾事成則傳位之詔當出諸懷中矣有無名子投之詩云日暮湘江春艸綠鷓鴣啼罷子規啼鷓鴣言行不得子規言不如歸去一日內豎有求不遂至閣中大詬曰汝欺人多矣汝每稱病求退必先乞哀於中得旨不允明曰上不我聽也此路人所知將誰欺乎愧無所容始求去云及卒時適楊一清在內閣其所厚也諸門下士又爲營斡得謚文正好事者爲

之詩有大風吹到梧桐樹自有傍人說短長之句

東陽性善詼同年有陳太常音者醇厚敦朴語好稱也罷遂稱爲也罷先生㖊語好詼每一語詼則籍記之積以成帙朝士有詼語亦附錄焉名曰渊源錄有朴者則曰渊源錄中人也以渊呼之有一語詼則曰又增一條矣事詼則又云云閩人呼沓爲猪翁世資爲尚

書屬官稟工部送一洛來世資以爲猪也曰厚禮聞者大笑東陽因是呼倪舜咨爲厚禮河南人有偷驢之誚因呼焦芳爲驢作詩云振振馬公吁嗟驢兮通政使仲蘭善游説稱爲仲游後遂稱曰子路其同年日以此相呼人亦不以爲忤

焦芳

芳河南泌陽人天順甲申進士時大學士李賢

以同鄉故引入翰林芳出入其門爲之廝役同列恥之時翰林皆以才華自標顯獨芳以不學居其間未嘗賦一詩綴一文而猜狠無賴衆皆畏之故事侍講九年例進講讀學士或言于萬安曰不學如芳將以爲學士乎安曰事鄉可知芳聞之曰是必彭華有閒于予也他日不爲學士我將剌華于長安道上安不得已亦陞爲侍講學士㓜修文華大訓于東宮進講盖華等數

人爲之芳恥不與每指摘其疵嘗言于講筵曰
某當作某葢當時修書者之誤意以中傷華華
聞之不平及尹龍敗事連芳貶桂陽州同知芳
以爲華與安爲之也銜之入㕚陞四川提學僉
事轉湖廣副使百方謀復入翰林時執政皆畏
之不得已陞爲南京通政以憂居家會南京祭
酒李傑服闋徐溥執政欲還之翰林劉健曰翰
林秩卑而要既出不可復入入則加于衆上衆

且恐之滿不聽健曰芳日夜伺此久矣公今日既援傑他日能拒芳乎傑既入芳兼程而至亦授太常少卿兼學士未幾陞禮部侍郎猶以爲淹滯日恐健於衆中嫚罵之尚書傅瀚在禮部芳遇文書行有不可意卽引筆抹去之瀚怒發病卒俄改吏部馬文升爲尚書時稱老臣亦被其侮姍陰結言官使抨劾素所不快及在己上者正德初言者劾禮部侍郎王華薦芳與梁儲

可大用由芳啖之也華廉得其事面折之遂相與爲怨矜芳力求入閣謝遷輒抑之於是怨遷每言及餘姚江西人則駡之以遷及彭華故也戶部尚書韓文疏論天下經費不足詔集廷臣議僉謂理財無上策惟勸　上節儉芳知左右有竊聽者大言曰庶民家尚須財用朝廷以四海之富安得蔪費諺言無錢檢故紙今天下逋租匿稅何限不於是檢察而獨勸　上節儉乎

上聞之喜謂芳可大用也及文升去位遂以芳代之會中官八人導上爲戲樂給事中劉菃陶諧皆上疏極諫鏊與戶部尚書韓文晉謁文曰彼小官能言吾輩大臣可默默乎文曰此吾心也然疏必吏部爲首乃以告芳芳曰我知格君心之非而已諫非吾事文知其意曰文自爲之及疏上有詔召大臣詣左順門芳故徐行在後曰今日之事爲首者自當之至門下噤

不出一言私語內豎曰疏皆文主之余不知也於是文得罪去及官內閣制誥批答不能一措辭惟以口詈傷人與劉瑾相結表裏爲姦竊瑾所欲爲先意迎合凡四方有請謁先賂芳芳以賂瑾無不立應增解額斥翰林排江西餘姚不得爲京官皆芳志也久之瑾見芳大通賄賂始悟其姦曰誤我者斯人也乃斥之令致仕去瑾敗張綵等伏法芳以首惡倖免天下恨之芳子

黃中亦傲狠不學舉戊辰進士芳必欲寘之一甲鏊不可遂大恨所以中傷者無不至矣嘗言于瑾曰宋人有言南人不可爲相且爲圖以進瑾然之始不悅南士芳不獨黨於其鄉凡聞一北人進喜見於色一南人退亦喜見于色至論古人出于北者譽之不容口出于南者則詆毀之其爲史下筆惟其喜怒爲褒貶又自負以爲直嘗爲李東陽曰當今朝臣公直惟予一人闘

者笑之芳出京治裝盜竊其重載盡劫以去及家居治第宏麗勞被數省積財如山盜起山東河南至泌陽縱火焚其屋掘其先人冢墓積骸燒之淆以友盜骨曰使無擇焉發其地窖什其牆皆得藏金云趙風子之友也呼於市曰吾非反者吾恨焦芳父子二賊導瑾爲亂欲誅之以謝天下而未能也然老賊予亦已屈辱之少泄吾憤而小賊逋誅獨爲是介介耳瑾之從子劉

二漢者劾亦曰吾劾固當但吾家所行始由焦芳後由張綵綵與我皆極刑而芳宴然無事何也

讀李文正墓誌 此條新增

右誌文大學士楊一清所撰一清亦湖廣人少亦以神童舉二人最相得相似而才華清俊一清不及也然二人同心推輓互相標榜而皆善鉤引籠絡之術故多士亦翕然稱之其為此誌

最所加意者稱譽過情固銘誌所不免然亦必
據其實若夫以有爲無以無爲有則將誰欺乎
凡誌所稱余未入閣之先不及知余既歸之後
亦不及知惟是同事之時而駕虛鑿空則不得
不與之辯誌言張瑋崔璿姚祥等枷號以公奏
得釋夫此三人枷號最瑾作威之初公于時方
稱病不出於何所奏且雜以安奎張彧非同時
事也篡要最瑾所惡又偈嘗錫宴示恩而公又

曷從辭之匿名文書之投遞廷臣於獄因事解釋不可謂無今云公奏不知奏於何人奏於上乎奏於瑾乎瑾邏卒四出公無一言乃云上疏極論之不知疏今安在哉且瑾威權隆赫有敢訟言攻之天下將以爲鳳鳴朝陽豈有同官而不知乎在廷之臣有不知乎何其敢於欺也其謂弭盜之事亦非事實既曰見公斂容起敬又曰每切齒焉何相戾也大抵李公在內閣幾二

十年因事納言周旋粉飾不可謂無至瑾用事一切阿奉又何正救之有哉及瑾敗乃令有司查華何前諛之而後華之也其作瑾碑文立齊化門外自比劇秦美新瑾敗乃先首實謂瑾傳旨使爲之則又欺之甚矣

楊銘 此條新增

楊銘初名哈銘正統中與其父隨指揮吳良同使瓦剌也先一日集衆使言曰中國留我使臣

減我賞賜絕我和買吾興師往問之因羈留諸使分諸愛馬愛馬華言部落也有吳俊者獨亾去因械諸使足八月也先忽來言曰　大明天子來矣當親見若等苦楚不復罪汝我將遣使與若等同奉　駕歸命弛諸使械乃往見　駕將紀信李虎袁彬侍　上問來者爲誰曰先遣使臣老哈父子也時伯顏帖木兒移營而東銘父子邪得留　上曰它日再來見我它日父子

復市羊麵以進　上曰老哈回矣銘可隨侍我
於是銘始日侍左右初　駕至大同還師也先
來襲至宣府伯顏帖木兒請爲前哨至鷄鳴山
遇我師陽奔我師逐之帖木兒報也先曰急來
會師　駕在此也先分兵圍我師敗之至土木
也先追至　上遣火吉馬亮與講好也先亦遣
使來報未至而我營動遂殺火吉以去也先遂
蹂我師我師大亂　上乃下馬蟠膝面南坐有

一虜索衣甲不與將不利其兄來曰此非凡人舉動自別乃以見也先之弟賽刋王　上問曰子其也先乎其伯顏帖木兒乎賽刋王乎大同王乎聞其語大驚馳見也先曰部下獲一人甚異得非大明　天子乎也先乃召先使中國二人問是否　上呼二人名二人驚曰是也也先乃曰我嘗祝天求大元一統天下今　大明乃落我手間衆何以爲計其中一𡻕名乃公大言

曰大明天子乃大元之仇今天以賜我不如殺之伯顏帖木兒大怒呼也先那顏那顏華言大人也安用此犬輩在傍開口推其面曰去那顏只欲留萬世美名　大明天子雲端裏坐不知上天何故推下之萬衆死傷之中鏃矢不沾寸兵不染吾知天意之有在也且我等嘗受其賜九龍蟒龍猶在安得害之當報中國遣使來迎送還之一日復坐　寶位之上豈不有萬世

美名乎衆皆曰善也先乃以　上付伯顏帖木兒令護之帖木兒曰我當奉侍時同子撒夫剌以袁彬來見問爲誰曰識字較尉袁彬　上曰虜所怒者較尉勿云較尉只稱識字人已而將至宣府也先命袁彬呼城總兵太監俱不應欲發火鎗乃至大同又令彬呼城總兵廣寧伯等遣人下城視知爲　駕也乃來朝見出大同庫金帛分賜也先及其下移營而北乃遣使同太

監喜寧赴京奏中國遣都指揮岳謙同寧來賜因言中國將立郕王為帝十月也先殺馬大宴復立　上為行賀禮將奉還京至大同東門無出迎者至陽和城驛守備賫羊酒米麵來進時也先將從紫荊關入命其下無擄掠不能禁銘侍不離左右山路險惡鼻血交流比至關夜宿空山中四更　上呼銘召喜寧議事至明日始得見曰來也候下營時議之易州百姓進果命

賜帖木兒時有傳中國事情者又命銘召喜寧岳謙有家難奔有國難投至涿州官吏進羊酒以賜也先園官進果品又命賜也先乃與喜寧計遣吳良梁貴奉勅入城張官保不得往怒乃遣與岳謙往至彰義門俱被殺季鐸逃還又遣指揮吳良入城適獲內使阮𪖙欲遣一人同入城無應者銘請行不然吾父可也先奉　駕至德勝門之土城　景帝陞吳良等官以鴻臚卿

趙榮來見　上問何不遣大臣來也先因問此
等何官　上曰都是小臣也先曰太臣如何不
來迎犬猶認主入我奉　駕至城門不來接
上命諸人回令大臣來見太師趙榮等還也先
怒即奉　駕北去是夕　駕宿豬房喜寧隨也
先去袁彬哭曰我母在城不得入奈何又命銘
召喜寧議事寧與帖木兒見言曰太師奉　駕
至城門爾弟稱不顧臣宰忘恩不來認不來接

因還師太師言至陽和城當自居庸關入願寬
心勿憂也至陽和其下鹵掠寧言於也先之弟
曰太師欲奉　駕自居庸關入令下人虜掠如
此如何可入忠勇伯曰此中送去是輕　天子
也須待中國使臣來迎乃可益往西北至小黃
河伯顏帖木兒之妻阿撻剌阿哈急令使女設
帳迎　駕進膳又往西北行值　聖節也先來
上壽進蟒衣貂裘筵宴議索朝使來迎　上曰

不必索使逕去可也喜寧曰此袁彬之計欲殺之營救乃免遣計安蘇斌入京至宣府被殺西行至牛頭山又至八寶山大青山喜寧說也先奉

駕至甘州命劉馬太監毛都督來迎奪了陝西逕去南京　上曰到彼亦不來迎喜寧曰此哈銘之計也又欲殺之時伯顔帖木兒往冠寧夏高橋正月元日　上上表祝天也先迎於斷頭山賀年二月至東勝州　上欲遣喜寧入

京曰使人往往不達須煩一行寧詡難之　上
親至伯顏帳令轉達也先伯顏帖木兒為言於
也先乃與高旺同行銘言旺曰此中事多出寧
至邊好為之計寧宿　上帳中行時微雨　上
謂銘曰汝知乎此洗屍雨也喜寧果被邊人執
殺之北京奴逃還　上曰果然洗屍雨也寧既
死銘言始得用三月大同報有石總兵巡邊也
先遣寨刋王將兵三千往哨曰待草青我奉

駕至大同彼來迎乃已不然圍之大同勿令縱去及石亭從鴈門入寨刋追之不及也先怒欲以軍法從事衆哀乞乃已四月伯顏之妻令女使問銘曰今天向暖汝帳中夜燃火何爲銘曰無也妻曰吾夜見帳上火光是　天子之氣先現也五月駐金山時伯顏與也先駐下水海子怒守墩人出擾欲毀墩殺之銘曰今欲和好而殺其人中國益不信乃齋　上勅諭諸墩銘以

夜不收王智見言曰中國不知　駕在雖云在亦不信若奉　駕至大同令總兵等官見之乃信伯顏奉至大同守將設詐奪　駕覺之而去怒銘欲殺之銘言實不知乃免　上欲遣使入京求使臣來迎銘自請行時也先於九十九海子放鷹銘與帖木兒同往見之也先曰事當如何帖木兒與阿剌知院言亦欲遣使與銘同往銘言中國萬方入貢所遣得人成那顏萬世之

名不得人壞那顏之名乃遣哈談等二人曰是

普招安兀郎哈三衛者也至居庸關人疑欲殺

之將脫脫不花王使臣亦來貢　朝遣通事馬

政迎之乃得同赴京七月詔進鎮撫遣楊善趙

榮來迎時尚書王直胡濙送至甕城謂銘曰楊

公非和番者　朝廷以爾言故遣往其事俱付

於汝汝其慎之行至懷來適遇都御史李實使

還實言虜求索無厭其情難測　朝廷又遣中

使密命楊善趙榮款宴虜使詗其情僞銘言也先真意講和來　竊還朝意不在金帛榮等倹奏銘先往報至大同總兵郭登謂銘　朝廷遣使迎　駕甚善它日果還大同路阻牛羊士馬竭之　駕若從大同入護衛寡少館待不豐非所以示中國之盛不如從宣府入爲便至爿河牛心山大同王喜甚使報也先曰哈銘來矣問所遣使臣爲誰曰是永樂年間大臣宰一爲鴻

臚掌天下朝貢之禮銘又言今使臣俱在大同那顏誠心奉　駕彼則來迎如那顏意在金帛彼不來迎也先言我意只欲奉　駕不在金帛遂與刻日爲期又言　上爲汝去憂思成疾可急往見　上問使臣爲誰曰楊善王息脫脫不花王處則趙榮湯胤勣　上曰楊善王息舊人也甚喜銘以郭登言奏　上然之及楊善等至也先甚喜以禮待之期以八月八日送駕　上

語也先欲從宣府入也先言我誠心奉 駕惟

上所欲行我亦遣大使臣來送至初八日也

先會諸部殺馬牛作筵請 駕動作樂吹唱與

其妻及衆頭目以次進酒鞍馬弓箭貂裘行一

里也先弟賽刋王亦來送行進酒行禮伯顏帖

木兒自備鞍馬弓箭貂裘亦來送行初九至野

狐嶺遺銘夜呼萬全城 聖旨社稷爲重虜情

難測總兵等官不必出迎只賚羊酒來勞虜使

城上皆呼萬歲伯顏帖木兒送至野狐嶺帳中進酒畢命其下出令銘奏曰當時 上將衆行邊以爲天下看邊城偶失身於我師夾我師大順天意不敢少慢令我奉侍一年今皇天悔禍

皇帝復回皇弟已立爲帝然 位是你所有你要坐此位他時即我之主也此中有事便來投托時虜人多進馬楊善促曰 上位行矣

上曰虜人方跪獻馬如何行得至野狐戶 上

令銘勞謝伯顏帖木兒曰我去矣帖木兒聞之大哭曰　皇帝去矣何時得復相見帖木兒旣去行數里聞人馬聲　上驚問爲誰乃帖木兒歸逐得野獸使人來獻也至宣府少監郭敬進膳命以其餕勞虜使總兵朱謙都指揮董斌班賜夷人命銘選虜進馬爲三色五九馬進三太后三九與東宮復以二馬四九奉　景帝賜張四至鷄鳴山太監夏時爲帳殿迎　駕內臣見者

皆大哭至懷來亦爲帳殿祭將楊信統兵來見

至居庸關上御史王洪來見十五日至唐家嶺

學士商輅等來見賜輅等馬各一命內使以寢

褥靴賜哈銘傳與子孫作古也至德勝門土城

總兵石亨張肆楊洪少保于謙朝　見宣張四

馬上同語至安定甕城易袍服命銘至華門外

光祿寺一帶列人馬銘奏去不得朝中甚嚴

上曰既去不得罷至東安門外而別後有　旨

哈銘陞一級實授鎮撫袁彬試百户天順六年

上復辟進錦衣衛指揮僉事後殺曹欽有功

進指揮同知討劉千斤當先進指揮使季鐸喜

寧自中國賜使臣衣物伯顏家人欲分之 上

命銘與伯顏妻索之銘言不可虎口中奪食也

縱得之非已有 上怒撻銘後帖木兒妻知之

盡退以獻喜寧知之復取去 上曰哈同子言

是果然非已有也 上嘗命銘致意伯顏妻令

勸伯顏送還朝妻曰我女人何能為雖然官人灌濯我教侍巾帨亦當進一言伯顏帖木兒嘗因獵得一雉并酒一瓶來獻因銘奏曰比喻曰大海水潮時有一大魚隨潮落在淺水灘彼大海中魚如何淺水中住得這大魚急欲還歸大海潮水不到如何去得一旦時到潮水接着淺水這魚還歸大海也　上可寬心時至自不能留憂或成疾悔無及也銘屢至大同問耗往復

勞甚一旦　上謂曰汝知乎昨夜汝以一手壓我胸我不動俟爾醒乃下其手因言光武與子陵共臥事曰汝今日與子陵一般銘叩頭　上曰回朝看你做都指揮也先一日自至帳殿前言曰日出處至日落處皆　皇帝臣子然不得其濟只得咍銘一人之力你饑飽冷暖非銘言何繇知我兩人坐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總不知道我有一譬喻銘可將鬨於　上一朝　天子

爲百姓與惡人相爭落在惡人之手本國止有一人與他爲伴一日天意回復還本國復登寶位把這一人忘了也不尋他也不舉用它一日早　朝百官皆會這人於衆中舉其一指皇帝金臺上看見問是誰其人說彼時只我一人也　皇帝回朝勿忘銘今日之功　詔說大師言是我不忘也

震澤紀聞卷下　終